

向改革开放的每一位践行者致敬

□ 李卉

40年前,中国走出了决定自身命运的关键一步。弹指一挥间,飞跃万重山。40年里,中国这艘巨轮坚定航向、劈波斩浪,驶入宽广的新天地。复兴之路实现从站起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;国民经济从崩溃边缘跃居世界第二;人民生活从贫困到小康、从短缺到殷实,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从7000人小镇到一五期间国家布局的工业重镇,再到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发展最成功的40个城市,湘江之畔的株洲,始终洋溢着除旧布新、开拓进取的慷慨激情。从“包产到组”到“包产到户”,汤道全扛下的是怎样的风险与压力?宣讲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,在“文革”刚刚结束的彼时,是什么给了苏绍泉当“出头鸟”的勇气与动力?国门乍开,宋宝丰登上前往美国的航班,作为改革开放之后我市第一批公派出国的留学生,他肩负着什么使命?又会以什么样的视角来打量那个“初次见面”的新环境?

时代匆匆,但总有深深浅浅的足迹,那是奋斗者的足迹。

较真的业主多了 权属糊涂账就少了

□ 彭宇

近两天,芦淞区枫溪花园小区数名居民向市长热线反映,开发商突然将小区大门前坪区域给围了起来,并向居民收取停车费,希望相关部门能介入协调。(详见本报昨日A09版报道)

根据规划图纸来看,前坪除了24个车位,其他区域都属于绿化范围,权属应该归全体业主所有。开发商无法提供自己的权属证明,就无权对此进行收费,应该按要求恢复前坪原状。

前坪权属归全体业主所有,开发商心里是否清楚?答案不管是什么,在交房五六年之后,突然圈地收停车费,很难不让人怀疑其目的。报道中就有业主认为,此举是开发商为了售卖地下车库而为。业主的怀疑也许没有道理,但开发商在自己拿不出权属证明的前提下,就贸然改变前坪的用途,是说

他们是工人、是农民、是教师、是生产队长、是普通公务员,在40年改革浪潮里,有过犹豫、有过胆怯、有过迷茫,但这些都挡不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他们或许不能决定历史的走向,却做好了流汗、流泪甚至流血准备,要凭一己之身、一己之力,成为点亮暗夜之萤火、融化坚冰之火种。他们的故事,交织成40年发展历程里一个个情节生动、有血有肉的章节,为历史写下最真实、最鲜活的注脚。

海不择水,故能成其大;山不择土石,故能成其高。今年,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局之年,也是改革开放40周年。作为本土主流媒体,即日起,株洲晚报正式推出“40年40人——庆祝改革开放40年”大型系列报道。选取40年中与改革开放、与株洲发展紧密关联的40人,透过他们的成长、他们的故事,回顾艰难历程、展现巨变成果,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我们,观风雨而自省、悟沧桑而精进,认清前进的方向,抒写这座城市新的梦想与荣光。

微信读报

民生服务

永金装饰原场地关门,客户担忧“跑路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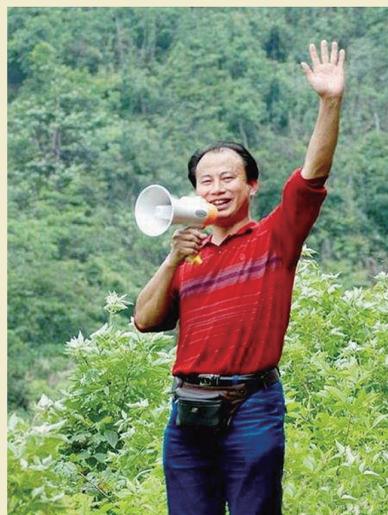
公司负责人没有“跑路”,正在寻找新址办公



网友“东方曙光”:
房租都交不起了,还在找新场地继续做下去,不会骗人吧?

网友“云知道”:
这事该归谁管?

网友“嫣然”:
最好的方法就是先给客户装修,装修完后再结账,这样就不怕装修公司跑路了,装修公司必须有雄厚的资金才敢接单。



▲对黄志东来说,酒埠江那截渠道,像是他的舞台,更像是他的王国

下午四点,我们到达漂流起点时,黄志东不在。房东说他跟船,去了下游。一个小时后,他终于出现,不像从漂流的终点返回,俨然非洲归来。头上一顶水帘帽,中间一条小裤衩,其余的肉体,全裸,在灿烂日光的反衬下,尤显黝黑,像一道影子。

对我们作了一番吩咐后,他发给我们每人一个塑料水瓢,像是出征前发给战士们的一杆枪,“哈哈,看你们谁打得赢!”房东家的前坪,堆放着许多色彩缤纷的漂流船,他走近去,将背部贴上,双手反抓,扛起最上面的一艘,吃力地背着,身子被漂流船淹没,像只大蜗牛,缓缓挪前。背完回来,再背上一艘。等到两艘船下岸,全身上下爬满汗珠,也顾不上歇口气,扭头朝身后的我们招手:“出发!”语气与神情,像个对即将展开的征程成竹在胸而又满怀期待的将军。

我们总共九人。我一家四口,刘陈一家五口,分乘两艘船。刚房东说他跟船,我以为他会坐进船来,领我们游玩,他却兀自摆手上岸。

我们漂的,不是山谷溪流,而是一截渠道。事先的想象中,渠道漂,远非山溪漂惊险刺激,渠道水面平坦,流速缓慢,安全而悠然,当属另一种味道,体验一下未尝不可,因此拉上了老母。母亲今年七十七,从未带她漂流过,这回了却一桩心愿。

才启航,两张船旋即开战,除开母亲,个个手忙脚乱,皆以水瓢为武器,将一波波水泼向对方船。岸上还是文文静静的一群人,一挨上水,仿佛受到水妖的蛊惑,全都兴奋得像失去理智。母亲全身上下,被浇个湿透。“喊我来做咋个?不该来。”母亲生出埋怨和后悔来,令我心疼与不安。细想,三伏天的水凉不到哪儿去,母亲应该不至于感冒,我也就没有强行叫停,以免扫大伙的兴。战事却愈演愈烈,对方船上有人下水,对我船发起近距离袭击,母亲不停地用手背擦拭眼睛上的水,眼眶被擦红了,我不敢贪战,一心将船划离,对方咬住不放……好在黄志东这时出现,母亲才得以解脱。

骤然一波水,自天而降,砸在刘陈头顶。紧接着,又是一波,砸在我头顶。茫然上望,黄志东立于桥上,提着水桶,哈哈大笑。所谓的跟船,原来是从岸上对我们展开追击。我们两艘船,顿时歇了水仗,各自挥桨而逃。黄志东跑回渠堤,跨上电动车,朝前风去。

人生不过九华里

吴刘维

记不起接下来究竟经过几座桥,究竟经受黄志东几轮“水弹”的“轰炸”。我们光顾着“逃亡”。船上有两根木桨,起初,我和妻子各执一根,两人铆足劲,船却歇生,不听使唤,有时还捣蛋地掉转头来。对方船已在前面,渐行渐远,我们船因此成为黄志东的主攻目标。船像是跟黄志东串通好,经过桥下时,故意盘旋不前,我们只能坐以待毙。而黄志东技术纯熟,弹无虚发。不过,再使坏的敌人也有心善的一面,每次都放过去老母与五岁的小女。

“我来!”母亲一把从我手中夺过桨,双腿跪在船头,快速地舞动双臂。船在母亲手里,忽然无比乖顺,不久即赶上对方船。超过它时,对方船上有人朝母亲竖着大拇指。母亲脸上起了笑意。也含着一丝得意:“小时候经常帮我爷爷划船呢。我爷爷摆渡船的!”对儿时的美好回忆,像是唤醒了母亲对水的亲近感,这之后她的神态,愉悦而自信。

桥多,意味两岸人家多。也意味,来渠里玩水的孩童多。船一来,他们纷纷从岸上、桥上现身,双臂一举,跃入水中,朝船扑腾而来,靠近后,两脚踩水,两掌舀水,不断地将水泼向我们。我们用水瓢予以还击。这回母亲没有袖手旁观,她出手远比我们狠与准,且伴以朗朗笑声,已然返老还童,但终究不是他们的对手。这批小敌人,先后攀住船沿,将身子拽上来,或坐或站在船沿上边。船体剧烈晃动,我们惊慌不已,小家伙们又跳进水里……我疑心这是黄志东使出的另一件“武器”。

水道陡然变宽,变弯。水草在水中一股股伸展,随流起伏飘逸。远处西天的落日,像一枚即将燃尽的藕煤,只剩荷延的热气。那些个高挂的云朵,被烈日烤了一天,全都泛着红润。我们两船轻划徐行,少有的宁静。没带手机拍照的遗憾,此刻被黄志东弥补。他在岸上遥控着我们的表情。事后发现,一路上的精彩场景,他并没错过,用手机替我们一一留存。

渠道里的水,来自酒埠江水库。今年攸县东部山区干旱厉害,水库的水位降至历史最低。然而,灌溉两省三县(攸县、醴陵、江西萍乡)的主干渠始终不断流。我突发奇想,身下的这条水,会不会有的来自建库之初?全县几乎所有的父辈们六十年前都参与到水库的兴建,母亲作为一名当年的建设者,兴许与水库最初的水——那些个活了一个甲子之水,久别重逢?母亲伸出手抚摸滑清清水,莫非在抚摸六十年前自己的青春年华,抚摸当年日夜奋战在大坝上的艰涩记忆?

漂了近两小时,抵达终点。晚上回家后,上网查看“酒埠江亲水漂”的相关信息,得知这截用以漂流的渠道,约九华里;黄志东经营它,已有十三年;渠道的水质,达到一类饮用水的国家标准;一年四季的水温,都在21—27℃,完全切合人体所需温度,理论上可做全年漂,但现在只在大热天做生意,一年中也就七八九三个月……我感兴趣的,倒不是这些。

一个人的漂流公司。老板是他,员工也是他。采购,搬运,财务,促销……整场剧,他包打包唱。要不是见过他,准以为他长有三头六臂。

他把自己的人生,不管不顾地,摆在这截九华里长的渠道上。这截渠道,像是他的舞台,更像是他的王国。炎炎烈日之下,我们或躲进空调房里,或走进沁凉水中,他却不断地沿着这截渠道,来回奔跑。似乎他的人生,浓缩在这九华里的烈日跑道上。自食其苦,自甘其乐。远离九华里以外的喧哗与躁动,超越世俗眼中的成功与失败。

惟愿在他奔跑的时候,有一坨乌云盯上他,化作倾盆大雨泼向他。就像他站在桥上,举起水桶泼向我们一样。



▲我们漂的不是山谷溪流,而是一截渠道



▲“水弹”的“轰炸”显得很顽皮,但也让漂流多了份乐趣

作者简介

吴刘维,复姓,湖南攸县人,湖南省社科院职员,中国作协会员,发表和出版长篇小说《午夜梦》《绝望游戏》,短篇小说集《小城有家羊肉铺》,近年来在《小说月报·原创版》《江南》《长江文艺》等刊发表中短篇小说多篇,大都被《小说选刊》《中华文学选刊》《中篇小说选刊》《北京文学·中篇小说月报》等转载并收入年度选本,曾获梁斌小说奖等。

我正在参与株洲晚报官方APP智慧株洲的公益活动,如果您有关于幼儿教育方面的疑问,来“智慧株洲APP”问我吧!



邓艳

株洲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学前教育教研员,株洲市教育学会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,湖南省学前教育志愿者团队成员。15年学前教育工作经验,曾牵头开展《3-6岁幼儿多元智能开发研究》、《幼儿园养成教育策略研究》等规划课题研究,主编《三岁看长——幼儿园习惯养成教育案例集》、《幼儿快乐学习与成长学习资源包》……

问吧

你的问题,总有一个人有答案

华为、小米、OPPO、VIVO、苹果、腾讯应用宝均可在应用市场搜索免费下载



扫二维码下载智慧株洲问吧参与提问

小孩有必要上早教?

都说小朋友要多见识世界,但是到底多大的时候可以带孩子出去,会有记忆吗?

几岁上幼儿园好,家里没老人带孩子,一岁八个月能把小孩放幼儿园会对小孩心理造成影响不?

现在不少早教机构有托班,可以直接上到6岁的那种,是上托班好呢还是上幼儿园?

民办幼儿园收费贵,但学的东西多;公办幼儿园收费便宜,但是不教什么东西,身边人各有各的说法,到底进哪个好?

小孩性子急,想要什么一刻都不能等,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不?

两岁的小朋友不愿意跟人分享,出门爱抓人,很苦恼,怎么改善?